

# 儿时看露天电影

前几天的晚上,小区广场放电影,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乡村的露天电影。

那时候,农村文化生活匮乏,村里人最大的娱乐和消遣就是看电影。农村没有专门的影院,都是在村里找一块开阔地,中间放一张大方桌,上面支上放映机,银幕绑在场边的两棵树上,四个角用绳子拴住使劲往外拉,把幕面绷得平平的、紧紧的,不然放出来的人像不是歪的就是斜的。

那时,我家住在河南省唐河县龙潭乡,有11个自然村,只要不下雨,每天晚上轮着放电影。我家所在的赵河村离乡政府最近,小伙伴们喜欢在喇叭状的村口玩。因为不管哪个村放电影,接放映机的木板架子车都要从这里经过,我们就会迎上去打听,当天晚上在哪儿放电影、放啥片子,然后飞也似的回去给大人们报信儿,

催他们快点做晚饭。电影放映员叫来发,是个小青年,因为只管晚上放电影,白天不用下地干活儿,所以长得白白净净,总是骑辆永久牌自行车,不紧不慢地跟在木板车后面。小伙伴们都很羡慕他,我那时的心愿就是长大了像他一样当个放映员。

不等吃完饭,孩子们就搬上小板凳去空场抢位子,有的来不及回家拿凳子,就用石块在地上画出一块地盘,写上自己的名字。我不用提前占位子,因为有来发。我们家干净卫生,伙食相对较好,上头来个干部、工作组啥的,村里总是派饭到我家。来发虽然只是放电影的,但也很受村支书待见,每次来放电影,就安排在我家吃饭,所以我近水楼台,可以坐在来发旁边,还能零距离看他换片子,这叫小伙伴们很眼红。

吃过晚饭,我便跟着来发一起过去,看他调试机器。茈白色的光圈打向银幕,忽左忽右,有经验的来发根据影片拷贝的大小,很快调整出银幕的宽窄。我和伙伴们对着光束做各种手势,银幕上立马投射出鸭子、小狗、老鹰等有趣的手影。大人们收拾好碗筷,喂完家畜赶过来,电影就差不多开始了。有时候,支书在放映前趁着人多拿起话筒,简单讲几句形势,宣传些政策。电影正式放映,每次只要片头曲一响,不看字幕我就能立即猜出是北影厂、峨眉厂还是上影厂出品的,尤其是八一厂的片头,鲜红的五角星上印着“八一”二字,闪闪发光,激昂雄壮的音乐让我记忆犹新。随着剧情,人们或感慨、或激愤、或欢笑,不知不觉就忘掉了一天的劳累和烦恼。郭凯敏、李连杰、刘晓庆、陈冲等一

些电影明星,是那个年代很多人心中的偶像。电影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盛宴,也是人们的精神食粮。

我是个影迷,有时候别的村放好看的电影,我也跟着大孩子们跑过去,不管黑白片、彩色片,我都看得津津有味。即使中途遇到下雨,只要放映员不收场,我就不会走。很多次电影散场了我还舍不得离开,看来发把那些胶卷轱辘装进圆形铁盒子里,心里就很好奇:那些人和声音是怎么“印”到胶片上的,又是怎么活灵活現地出现在银幕上的呢?

现在的农村家家有电视,人人有手机,看电影方便多了。人们可以从手机、电脑上看,可以从电视上看,也可以坐在影厅里看,露天电影基本没有了市场,但儿时看露天电影的情景,还会像电影一样,一幕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 孙新志/文

## 半斤粮票

我从邢台巨鹿县农村当兵来到河南郑州,1983年的元旦,是我在部队度过的第一个新年。由于早饭没有吃饱,我请假外出来到营区附近的一家商店,打算买半斤点心。

服务员把半斤点心包好放在柜台上,我随手把钱递了过去。她看了看我手里的钱,随口问了一句:“你的粮票

呢?”我这才想到自己手里没有粮票。其实,在我当兵离家时,母亲曾对我说:“咱河北的粮票在河南用不上,全国粮票紧缺,家里没有,也换不来。”因此,我离开家时没有带粮票。我问服务员:“没有粮票折算成钱,你看行不行?”她说:“不行!”

我盯着那包点心,感觉肚子

更饿了。这时,从柜台的另一头走过来一位中年女服务员,她了解情况后,看我穿着还没佩戴领章、帽徽的军装,就问道:“你是刚来的新兵吧?”我马上点点头。随后,她拿起那包点心递给我说:“你拿去吧!那半斤粮票我们不要啦!”我看了她一眼,连忙表示感谢。只见她从自己的口袋里

掏出一张粮票,放在一个盒子里。不用说,是她给我垫付了半斤粮票。半年后,我手里有了全国粮票,想去还给那位服务员,可惜那家商店已经拆除了。

如今,粮票已经取消多年了。可是,这半斤粮票的故事仍然让我记忆犹新。

李朝云/文

## 图说往事



### 参加训练班

1955年7月,我在山西文水县西社高小毕业。毕业不到一个月,组织上安排我到村供销社工作,这使我和全家人喜出望外。上班后我才知道,当时县供销社招工,村里了解到我在学校表现好,又是团员,也知道我家穷,就主动给我安排了工作。1956年春天,县供销社培养会计后备人才,我被选送到山西省供销社榆次专办干部训练班,学习会计专业知识。学习半年结业后,我被分配到文水县南庄集镇供销社当会计,后又兼统计。到任后,我虚心向老同志学习,很快熟悉了会计、统计业务,在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,受到社领导的表扬,当年年底就被评为先进个人。图为山西省供销社榆次专办干部训练班部分学员的合影,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。

王日新/文并供图

## 买口琴 吹口琴

年少时,我生活在辽东大山里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村子里的人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娱乐活动极度匮乏。

读小学三年级那年夏季,一天晚上天太热,躺在炕上难以入眠。忽然,窗外飘来琴声,音色纯净自然,那悠扬悦耳的旋律,犹如一条清凉的小溪流淌在我心田,又好似晚风吹过原野,蜻蜓掠过湖面,我一时竟忘记了燥热的烦恼。

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,跑到街口,月光下,望见小普哥坐在碾盘上,正在吹口琴。我静静地坐在他身旁欣赏,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神秘的乐器,对小普哥既羡慕又崇拜。听到半夜,小普哥起身说:“不吹啦,明天还得下地干活呢。”我忙问:“你的口琴,是在哪儿买的?”小普哥说:“供销社。”

我渴望有支口琴,也想吹出好听的乐曲。第二天放学,我就跑到供销社去看,果然卖口琴,是上海牌的,售价3元。那时,家里经济拮据,买大粒盐都得用鸡蛋换,不可能花“巨款”给我买不顶吃、不顶用的口琴。无奈,我只能过过瘾。

第二年开春,供销社收购一种叫“广东”的山野菜,出口日本。闻讯,我欣喜若狂。每天放学后,我就钻进山里采摘一筐野菜,经过供销社严格切割,一筐只能卖2角多钱。十多天后,我打开装钱的小盒,一数,终于攒够3元啦。

跑到供销社,我把钱放到柜台上,气喘吁吁地说:“买口琴。”售货员

将红色包装的口琴递到我手里时,我激动得手直颤抖。

吹口琴,我是无师自通,学的第一曲是《东方红》。开始时我胡乱吹,家人嫌吵,我便躲进菜园里吹。时间久了,我找到了感觉,找准了各音调的发声部位,渐渐熟悉起来,只要是会哼的歌曲就能吹出来。再往后,我掌握了舌伴奏等技巧,吹出来的旋律更好听了。

我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支口琴,轻拿轻放,不用时收入盒内,放在抽屉的最里端。

50多年过去了,这支上海口琴总厂生产的24孔口琴,外部盖板依然闪闪发亮,塑质的琴格依然如翡翠般翠绿,发音依然标准,声音依然悦耳。就连两个铜质螺丝也无半点锈迹,包装盒也完好无损。

我时常找出口琴,情不自禁地含在嘴上,吹出记忆中的美好旋律。

祁敬君/文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### 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声音

# 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克作